

创美文学馆
世界经典名著



俄国最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大师

托尔斯泰晚年的深邃思考

一个富贵老爷被人怀疑的善意和决绝



С.А.ТОЛСТАЯ

托尔斯泰 中短篇小说集

[俄] 托尔斯泰 著 臧仲伦 张耳 译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托尔斯泰中短篇小说集

[俄] 托尔斯泰 著 臧仲伦 张耳 译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托尔斯泰中短篇小说集 / (俄罗斯) 托尔斯泰
(Tolstoy, L.N.) 著 ; 臧仲伦, 张耳译. — 北京 : 中国
友谊出版公司, 2014.1

ISBN 978-7-5057-3316-9

I. ①托… II. ①托… ②臧… ③张… III. ①中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②短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84736号

书名	托尔斯泰中短篇小说集
著者	[俄罗斯] 托尔斯泰
译者	臧仲伦, 张耳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889×1194毫米 32开 10.625印张 228千字
版次	2014年3月第1版
印次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3316-9
定价	25.0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1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创美文化

做中文语境下最美的书

导读

《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为他赢得世界性的声誉，而《复活》更成为他的绝唱。可是他的文学成就远远不止这些，托尔斯泰的中短篇小说同样写得深邃、震撼。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是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同时被认为是俄罗斯民族空前绝后的文学大师。

1828年9月9日，列夫·托尔斯泰生于雅斯纳亚·波利亚纳的富贵之家。其家族的荣耀可以追溯到先人在遥远的彼得一世时获得封爵；家庭殷实的托尔斯泰却早早成为孤儿，母亲在他一岁半时去世，九岁的时候他又失去了父亲。姑妈开始照顾托尔斯泰，使他从小就接受典型的贵族家庭教育。1844年托尔斯泰考入喀山大学东方系，却开始对哲学特别是道德哲学产生了兴趣。在大学时代托尔斯泰开始大量阅读文学作品，并开始注意到出身平民阶层的同学展示出来的贵族子弟所缺乏的优良品质。

三年后，托尔斯泰从喀山大学退学，回到雅斯纳亚·波利亚纳

的庄园，提出了一个庄园改造计划。他去了庄园附近最穷苦的一个村子，给贫困农民送茅草、修房子，还极力想和他们建立一种密切信任的关系，但是这情形恰如屠格涅夫在小说《猎人笔记》中描写的情景一样，农户（其实就是农奴）们对新主人的到来和新措施表现出来的反应是本能的恐惧和战战兢兢。托尔斯泰越是想为他们做一些事情，农户们对他恭恭敬敬神情后面的冷漠、恐惧和不信任就越强烈。托尔斯泰的改造计划失败了，农民对这位年轻富贵的地主老爷不理解，作家文人们更是表示出了嘲弄和质疑。果戈理这个19世纪前半叶俄国最优秀的讽刺作家就将托尔斯泰的“糗事”写进了《死灵魂》中。但是托尔斯泰并没有灰心，于1849年开始为农民子弟兴办学校。1850年他出任十四品文官，实际上就是在莫斯科上流社会中堕落。他在晚年的《忏悔录》中这样描述他的青年时光：“当我追求美好的东西时，我茕茕一身，十分孤单。每当我企图表现出构成我最真诚的希望的那一切，即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我遇到的是轻蔑和嘲笑；而只要我迷恋于卑劣的情欲，别人便来称赞我，鼓励我。虚荣、权欲、自私、淫欲、骄傲、愤怒、报复——所有这一切都受到尊敬。那位抚养过我的善良的姑妈，一个非常纯洁的人，老是对我说，她最希望我与有夫之妇发生关系。看，这就是当时俄国上流社会腐化堕落的真实写照，他对这种生活环境感到厌恶。1851—1854年是他的一段军旅生活。普通士兵们表现出来的英勇、淳朴和爱国精神与贵族军官们表现出来的懦弱和对祖国的冷漠所形成的鲜明对比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大大加深了他对俄国底层人民的欣赏和同情，也使他更清楚地感受到上层社会的寄生虫本质。或许从这时开始他就坚定了站在俄国人民和俄国底层社会一边的愿望。

在这段军旅生涯中，托尔斯泰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生涯。托尔斯泰从高加索退役后，在文学界已经颇有名气。来到圣彼得堡后，

作为知名的新作家，他受到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等人的欢迎，还结识了其他一大批作家和文艺批评家，由于放荡不羁和反感世故，他被认为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怪人。

小说《暴风雪》写于1856年托尔斯泰退役返乡途中，作者亲身经历了一次令人恐怖、震撼的暴风雪。作者表面在写雪景，但文字却着力在人物的刻画上，道出了人们在暴风雪面前展露出来的无奈、恐惧却又勇敢的复杂心情。作者用文字拍摄了马车夫所代表的劳动大众面对自然破坏性力量的无奈以及无奈过后的勇敢，这就是无数下层民众生活的真实写照。

1857年，托尔斯泰第一次出国。在瑞士的一个小城里，一群英国旅游者兴致勃勃地听一个流浪歌手唱歌，最后却连一个小钱也不给，托尔斯泰看了十分气愤，后来就根据这件事写了《卢塞恩》。托尔斯泰厉声责问：“如果说，一个侍者穿得比歌手好，就可以任意侮辱歌手；一个有钱有势的人，可以对没钱没势的人嗤之以鼻，这样还有什么平等可言？”他追求的是人与人之间发自内心的友善和关爱，是最本质层面上的善的探求，或许这比乌托邦还难以实现。有人直接就给托尔斯泰的思想冠以“托尔斯泰主义”，如果我们承认的话，托尔斯泰主义从这里就已经旗帜鲜明地表达出来了，这就是永久的道德原则和永久的宗教真理。托尔斯泰在小说中大声呐喊：“我们有一个，而且只有一个绝不会犯错误的指导者，即指导世界的神灵。”理想的拥有者总是看到社会上令人不满的一面，事实上，托尔斯泰连对自己都不例外的残酷的检讨和鞭笞已经形成一种深刻但悲观的禁欲主义性质的思想，他之所以向往之，或许就是因为这样的社会根本不可能存在。小说《卢塞恩》的主人公值得我们留意，正如奥地利评论家、文学家茨威格所说：“托尔斯泰在整个文学生涯中如影随形、始终悄悄地跟在人物的后面难分难舍。”托尔斯泰的作

品中有几个值得注意的主人公，比如小说《哥萨克》中的奥列宁和《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而聂赫留朵夫也是其中之一。纵观托尔斯泰的作品，虽然没有明确的文字指出《卢塞恩》中的聂赫留朵夫就是《复活》中的主人公聂赫留朵夫，但是他们的形象却惊人地一致——他们身处社会上层，却看不惯自诩为贵族的人们对社会下层民众困苦的习以为常和对他们的漠视。如果说二者有区别的话，就是《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更为激进，反思得更为彻底。其实聂赫留朵夫的身后就站着托尔斯泰，在这部作者晚年完成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更为决绝的老人。

19世纪六七十年代，托尔斯泰结婚后，先后完成了巨著《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这两部作品使他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开始有人承认他是世界性的文学泰斗。《霍尔斯托梅尔》是在两部巨著创作的过程中完成的。小说情节很简单，其实就是讲述一匹马的一生。花斑骗马霍尔斯托梅尔原来是骠骑兵军官尼基塔·谢尔普霍夫斯科伊的坐骑，尽管霍尔斯托梅尔死得很惨，但它的遭遇透露出一种崇高的美，而骠骑兵军官的死却显得十分丑恶。

《伊万·伊利奇之死》最初发表于1886年，是托尔斯泰的又一部力作。小说又一次触及了托尔斯泰创作中的主题之一——死。茨威格认为“死”这个主题陪伴了托尔斯泰长达几十年之久。的确，回过头来看看他的创作生涯，从军旅生涯开始发表的《袭击》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开始，读者就开始陪伴着作者接受“死”的洗礼。而托尔斯泰创作的两大高峰（《战争与和平》与《安娜·卡列尼娜》）事实上也没有绕开“死”这个既奇妙又令人恐惧的东西。正如茨威格所言：“多亏已在想象中死亡了千百回，这位酷爱生活的人才变成了一个善于表现死亡的专家，在所有曾经刻画死亡的作家中堪称大师。”可能死亡就是从身体上一个最不起眼的地方进入一个

人的思想中，他既渴望却又害怕去接触和面对这个怪东西，他总是靠着零星片面的回忆和现实中偶尔的一点刺激来麻痹自己抑郁的情绪。他口中满是奇怪的味道，死亡分明已经站在他的面前，可是不承认看见了它。“死亡的恐惧和生命的活力，对托尔斯泰同样不可抗拒”，茨威格对托尔斯泰的评价何尝不适用于我们每个人呢？这篇作品完成不久，他就着手创作最后一部巨著《复活》，两者在思想上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难怪有人把前者看做是后者的序曲。托尔斯泰通过伊万·伊利奇的死把贵族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冷酷关系解剖得淋漓尽致：朋友们所关心的是他死后谁来接替他的位置，由此而引起的人事变更对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亲属将会有什么影响；妻子、女儿不仅毫不同情他的痛苦，反而把他看作累赘，巴不得他早一点死去以摆脱麻烦，而等他一死，妻子最关心的则是怎样可以领到更多的抚恤金；医生对他这样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也毫无同情心，正像他作为法官对待被告那样铁面无情。《伊万·伊利奇之死》的发表引起非常强烈的反响，法国作家莫泊桑读了这篇小说，深深为之折服，感叹说：“我看到，我的全部创作活动都算不上什么，我的整整十卷作品分文不值。”

80年代末期创作的《克莱采奏鸣曲》，是一篇兼具小说和政论双重意义的文字。讲的是一出悲剧：主人公波兹内舍夫杀死了妻子，事后他才明白酿成悲剧的原因不是他病态的嫉妒，也不是妻子的不贞，而是那个腐蚀人心的社会。托尔斯泰批判的着眼点不是爱情或者婚姻本身，而是对社会上层伦理道德的揭露和批判。这种社会摧毁了被宗教神圣化了的家庭基础，家庭已经名存实亡。那里不可能有美好的感情，不可能有真诚和诗意，只有假仁假义和放纵情欲。托尔斯泰对贵族婚姻道德的否定是激烈而彻底的。

《克莱采奏鸣曲》明确地表示了作者对这个社会的不满，他认为

社会的进步只能带来物欲横流的堕落和腐化，这的确是托尔斯泰思想中的一个局限。他谴责性爱，宣扬禁欲主义，这难免使作者更加悲观绝望。人们往往过于执著于理想，之后便走入悲观失望的泥潭，伟大的托尔斯泰也没有例外。

小说《谢尔盖神父》是作者进一步阐述“禁欲”这一主题的作品。主角谢尔盖神父（斯捷潘·卡萨茨基）俗世出身不凡，常人眼中，他是最有前途的一个，因为他追求一位伯爵家的小姐，而且还轻而易举就得逞了。很快他就知道这个富家小姐原来曾是当今皇上的情妇，而且这正是上流社会心照不宣的秘密。斯捷潘·卡萨茨基愤然离开了这个浑浊的场所，遁入了空门，可诱惑往往是主动找上门，谢尔盖神父在一处山壁下的窑洞中“密封”自己后，一个故意跑来的女人微弱地挑动了他的邪念，谢尔盖用斧头劈下了自己的一根指头。他度化了那个女人，却没有度化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再也忍受不了内心的焦灼而选择了出走，去他儿时的伙伴那儿探望了一番，他找到了生活的意义，一颗不安的心终于平静了，他终于体验到发自内心的那种喜悦。在路上由于不能出示身份证件，他被扣押、被流放，但是他永远地放下了那个人人皆知的名字，他没有证明自己是谁，反而心情愉快地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在那里度过余生。读者们似乎从此发现了那个离家出走的托尔斯泰的身影。

短篇小说《舞会之后》是托尔斯泰晚年创作的一篇精品。小说情节简单，却扣人心弦，发人深思。一位老上校头天晚上还在舞会上跟女儿跳玛祖卡舞，他那潇洒矫健的舞姿赢得一片赞扬。不料第二天早晨，这位年轻人无意间看见老上校在残酷地执行监刑官的职务，他对女友一家人的感情顿时变了，我们又一次体验到托尔斯泰的仇恨感。专制制度毁灭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事物，包括年轻人水晶般纯洁的爱情，这现实实在是惊心动魄，正如托尔斯泰在日记中写

的那样：“我们的老爷的生活真是丑恶之至，就是孩子出生我们也高兴不起来，因为他们生来就不是人民的公仆，而是人民的敌人，好吃懒做的寄生虫。”

托尔斯泰的作品被公认为世界现实主义文学的顶峰之一，他的文字深深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他更是后辈文学家顶礼膜拜的对象，高尔基、法朗士、罗曼·罗兰、亨利希·曼、托马斯·曼、德莱塞、萧伯纳、高尔斯华绥以及其他欧美作家和亚洲作家都受到他的熏陶。1900年，中国就已经出现了评价他的文字，1913年和1917年先后出现了《复活》（译名《心狱》）和《安娜·卡列尼娜》（译名《安娜小史》）的文言译本。五四前后，他的作品更是被大量翻译成白话文被中国民众所熟知。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更是见到了他文学宝藏的全部。因为有了托尔斯泰，伟大的俄罗斯文学被世人所尊敬和欣赏；因为有了托尔斯泰，我们变得更加深刻和勇敢。

编者

目录

导读 /1

暴风雪 /1

卢塞恩 /34

霍尔斯托梅尔 /61

伊万·伊利奇之死 /104

克莱采奏鸣曲 /170

谢尔盖神父 /261

舞会之后 /314

暴风雪

一

傍晚6点来钟，我用够茶之后，便离开驿站上路了。这个站的名称我已记不得了，只记得它位于顿河部队驻扎区内，在诺沃契尔卡斯克附近。我裹紧大衣和车毯，同阿廖什卡并肩坐在一辆雪橇里，当时天已黑了。刚离开驿站那一会儿，天气还算暖和，风也不大。虽然没有下雪，可头顶上却见不到一颗星星，天空显得分外的低，与铺展在我们眼前的皑皑雪原相比，又显得分外的黑。

我们刚从几座风磨的黑影旁边驶过，其中有一座风磨笨不唧唧地转动着它的巨翼。待出了村子，我便发现，路变得很不好走，雪积得更深了，风开始更猛烈地吹向我的左侧，把马的尾巴和鬃毛吹到了一边，把被滑木划开和被马蹄踩散的雪不断地刮了起来，吹散开去。铃铛声渐渐低沉了，一股寒气穿过袖子的空隙直袭脊背，此时我不禁想起了驿站长的劝告，他说：还是不走为好，免得瞎跑一宿，在路上冻个贼死。

“咱们不至于迷路吧？”我问驿车夫，可是得不到回答。我便更明白地问：“喂，车夫，咱们到得了站吗？不会迷路吧？”

“天知道呢！”他连头也不回地回答我说，“你瞧，风雪刮得多

凶呀：路一点儿也瞅不见。老天爷呀！”

“那你最好说说看，你有没有把握把我们送到站？”我继续问，“咱们到得了吗？”

“按说是到得了的。”驿车夫说。他接下还说了些什么，由于风大，我已听不清楚。

我是不愿意往回跑的，可是在顿河部队驻扎区这片极荒凉的草原上，在严寒和暴风雪里整夜整宿地瞎跑一气，那可不是件愉快的事呀。再说，虽然在昏天黑地中我无法仔细看清这位驿车夫的脸庞，但不知为何他就让我不大喜欢，也不大令我信得过。他缩着腿坐在雪橇的正当中，而不是靠边点儿坐，他的块头大得过分，声音懒洋洋的，头上的那帽子也不是车夫戴的那一种——帽子老大，向四边晃呀晃的。他赶起马来也不那么地道，两手抓着缰绳，像一个坐在驭座上充当车夫的仆役。我之所以信不过他，主要是因为他那两只耳朵上包着一块头巾。总而言之，我不喜欢这个戳在我眼前的正经八百的带点罗锅的脊背，我觉得它不会带来什么好事。

“照我说，还是回去为妙，”阿廖什卡对我说，“迷路可不是好玩的！”

“老天爷！你瞧，风雪刮得多猛呀！路一点儿也瞅不见，眼睛全给糊住了……老天爷！”驿车夫抱怨说。

我们没走上一刻钟，驿车夫便勒住了马，把缰绳递给阿廖什卡，从座位上笨拙地抽出两脚，大皮靴咯吱咯吱地踩在雪地上，前去寻路。

“怎么回事？你上哪儿？走错道了，是吗？”我问道。可是驿车夫没有答理我，转过脸避开刺眼的风，离开了雪橇。

“喂，怎么样？有路吗？”他回来时我又问一遍。

“什么也没有！”他突然不耐烦地、懊恼地回答我一句，仿佛他

走错了道是我的过错。他又慢吞吞地把两只大脚伸进前座，用结了冰的手套分开缰绳。

“那咱们怎么办？”当我们的雪橇又跑动后，我问。

“怎么办！走走再看呗。”

我们的马儿依旧以小快步跑着，看来已使足力气了，有的地方走在深达四分之一俄尺^①的积雪上，有的地方走在嚓嚓作响的冰凌上。

虽然天气挺冷，可衣领上的雪却融得顶快；地面的风雪搅得越来越厉害了，天上又下起稀疏的干雪。

很显然，天知道我们在往哪儿跑，又跑了一刻来钟，我们竟没有见到一个里程标。

“你看怎么样呀，”我又问驿车夫，“咱们到得了站吗？”

“到哪个站？要是往回走的话，那就由着马自个儿跑，它们准能拉得回去；要是前去下一站，那就不好说了……恐怕会让咱们自个儿玩儿完。”

“哦，那就回去得了，”我说，“真是……”

“那么说，就转回去？”驿车夫又问了一下。

“是的，是的，往回转吧！”

驿车夫放开了缰绳。几匹马跑得比较快了，虽然我看不出我们的雪橇是怎么掉头的，然而风向变了，没多大会儿，透过纷飞的雪花，又看到了那些风磨。驿车夫已来了精神，打开了话匣子。

“前些日子也是这样刮着暴风雪，有辆雪橇也是从前边那个驿站回来，”他说，“他们就在草垛里过了一夜，直到早上才回到站。多亏钻进了草垛，要不然哪，大伙非得全冻死不可——那天气可真冷呀。即便那样，还是有一人冻坏了两条腿，后来三个礼拜里疼得

① 一俄尺相当于零点七一米。

死去活来。”

“可目前并不算很冷，风也小些了。”我说，“走得了吗？”

“天气嘛，暖和还算暖和，就是还刮着风雪。眼下往回走，看来是容易些，可是雪搅得更厉害了。走是能走的，要不是个信差，要不是自个儿愿意。要是让乘客冻坏了，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老爷您若有个好歹，过后我怎么交代？”

二

这时候从我们后面传来了几辆三套马雪橇车的铃铛声，它们跑得飞快，说话就要赶上我们了。

“这是特快邮车的铃铛声，”我的驿车夫说，“全驿站就只有这样一个铃铛。”

果真，领头的那辆橇车的铃铛声已随风清晰地飘来，那声音异常悦耳：纯净、洪亮、低沉，又有点儿颤悠。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个爱好摆弄铃铛的人组装的：把三个铃铛配搭在一起，一个大的置于中间，那声音优美极了，旁边是两个小的，配成三度音。这种三度音和在空中回荡的颤动的五度音交融在一起，的确异常动人，在这荒凉僻静的原野上显得美妙出奇。

“邮车来了，”当三辆三套马橇车中领头的那一辆跟我们齐头并进时，我的驿车夫说，“路怎么样呀？走得过去吗？”他向后面的一个驿车夫喊着问，而那个驿车夫只吆喝一下马，没有答理他。邮车刚从我们旁边飞奔过去，铃铛声很快就被风吹跑了。我的驿车夫大概感到有些惭愧。

“那咱们就前去吧，老爷！”他对我说，“人家刚过来，这会儿他们的橇印还是好看清的。”

我同意了，我们又顶着风掉过头来，沿着深深的积雪往前缓缓地驶着。我向旁边盯着路，免得偏离了那几辆雪橇留下的印迹。约两俄里^①以内，那印迹都还清晰可见；过后只看到滑木驶过的地方显出一点点高低不平，再过一会儿我已根本辨认不清那是辙迹，还是被风吹起的一层雪了。瞧着滑木下的雪单调地往后跑去，把眼睛都看花了，于是我就开始向前看。第三个里程标我们还是看见了，可是第四个里程标怎么也找不到。像先前一样，我们时而顶着风，时而顺着风，时而向左，时而向右，到后来驿车夫说，我们似乎向右偏了，我说向左偏了，而阿廖什卡却断定说，我们完全是走回头路了。我们又几次停了下来，驿车夫抽出自己的两只大脚，爬下雪橇去找路，但全是白费劲。我也下去瞧了瞧，我隐约看到的好像是路，但是我刚费大劲顶着风走出六七步，就真心相信，到处都一样是层层单调的白雪，道路不过是出现在我想象中罢了——就在这一会儿，我已经看不见雪橇了。我大喊起来：“车夫！阿廖什卡！”我觉得我的声音被风直接从嘴里抓走了，转眼间就被它吹得不知去向了。我向着原来停雪橇的地方走去，而雪橇不见了，我又往右走，也不见踪影。我想起真不好意思，当时我用一种响得刺耳、几近绝望的声音一再喊了起来：“车夫！”其实他就在离我两步远的地方。他那抱着鞭子、歪戴着大帽子的黑色身影猛地显现在我眼前。他把我领到雪橇旁。

“亏得天还暖和，”他说，“要是大冷天，可就糟了！……老天爷！”

“松开马吧，让马拉咱们回去，”我坐进雪橇时说，“它们拉得到吧？你说呢，车夫？”

“按说拉得到的。”

① 一俄里相当于一点零六公里。